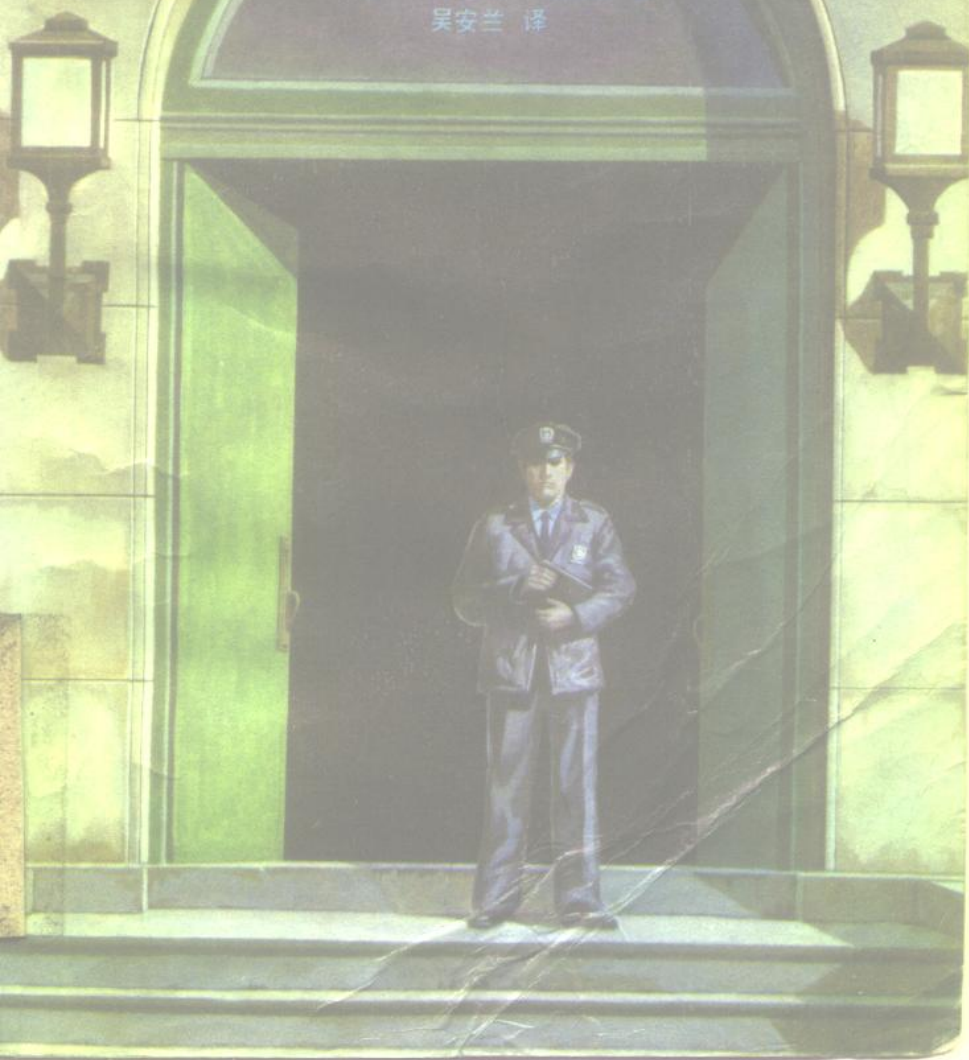


怪异档案

〔美国〕 劳伦斯·桑德尔 著
吴安兰 译



怪异档案

作 者 〔美〕劳伦斯·桑德尔

译 者 吴安兰

责任编辑 宋亦工

装帧设计 少 羽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6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ISBN 7-80570-318-3 / I · 114

定价 5.30 元

op85/30

目 录

华尔街的侦探	(1)
异想天开	(115)
一群亲戚	(235)

华尔街的侦探

1

一名年轻人，矫健活泼地蹦跳下一级级的阶梯，前往联合广场地下火车站。他穿着三件式的灰条法兰绒西装，歪斜地戴着一顶黄褐色的软呢帽，显得十分俏皮，手里拎着黑鳄鱼皮的公文包。那个公文包是空的，只是个道具。

他笔直地站在火车月台上，不经意地四下浏览着。看着他跟踪的对象，先去电话亭，然后穿过入口处的十字转门。这人走的路线，他了如指掌，也知道此人的目的地。

那人正靠着柱子，用手轻弹着《纽约邮报》。然后，听到火车隆隆驶近的声音，他便折起报纸，人群朝月台边缘涌去，那名年轻人也步态悠闲地走过去。他站的位置，正可和他所跟踪的人，坐上同一节车箱。这时，每一个人都耐心等待着。

火车驶来了，车头的灯火亮得耀眼。有经验的乘客们聚集在一定的位罝，他们知道火车停下来时，火车的每扇门正对着这几处位置。

年轻人一点点往月台边缘前移，他的眼睛紧紧盯着要跟踪的那人，准备在火车开动前最后一分钟再跃上去。

火车怒吼着进站，速度慢了下来，车轮发出吱吱轧轧

的声音。那个讲究衣着的年轻人微笑变淡了，把他那空空的公文包夹在肋下。

突然，有人使劲地猛推他的背部，他重心不稳，一头往前栽，从月台边缘摔了下去，软呢帽和鳄鱼皮公文包飞落而下，他摔到铁轨上，四肢伸开，正好摔在火车前面。

一声惨叫，还有火车猛然车尖锐的声音，仍然迟了，火车辗过他，他血肉模糊横卧在铁轨上。火车煞住时，第一节车厢已经从他身上驶过了。

群众喧嚷、惊慌大叫，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名老者跪下来祈祷，在胸前划十字。

那个曾被年轻人钉梢的人慢慢从人群中退出，走出地铁站，来到洒满阳光的地面上，掏出一根烟，点燃。过了一會兒，那名凶手也来了。

“干得漂亮！”曾被钉梢的人说。

两人一块慢慢踱到附近的酒吧，各点了一杯马丁尼酒。

哈德林调查公司，论规模、声望都比不上其他许多大公司。但是，在华尔街的这家公司专门受雇调查跟委托人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财务状况，却是相当可靠，声望颇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些调查，都是在相当机密的情况下进行。

许多公司在卖出、并吞，或不友善接管时，都会请教律师的意见，或找调查员调查对方公司老板、董事会主席、总裁、行政主管等人的操守如何。对这些人是否正直的评价，都会影响交易。

哈德林公司开业才4年，站在这条街上就象一个新的男孩。这家公司老板贺伦·哈德林，以前曾在联邦调查局做事。现在，这家公司在这一行也小有名气。许多要合并、接管其他公司的大公司，都来找哈德林公司先为他们做征信调查，生意倒也应接不暇。

哈德林公司的办公室，是一栋20世纪初盖的建筑物，现在早已显得老旧残破，坐落在约翰街上。这条街将来计划要拆除掉老旧建筑物，然后扩建成钢筋水泥摩天大楼，窗户全是玻璃帷幕，还有新式的电梯。

现在哈德林公司的办公室已是残破不堪，里面用三合板隔了好几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坑坑洞洞的地板上，又铺上磁砖，接待室放了几盆植物，全是塑料做的。

老板贺伦·哈德林很有组织能力，并且分级授权。他把公司分成3个部门，分别是律师处、会计处、调查处，并分设3名处长。珊曼莎·华特莱就是调查处处长。

当日下午3点半，爱德华·葛佛在联合广场地铁站的死讯，传到哈德林公司办公室。两名纽约警察局的警探到哈德林公司，把这个消息告诉贺伦·哈德林，他公司的一名侦探，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因此警方为这案子，展开调查工作。

贺伦·哈德林把珊曼莎找来，两人商议是否有可能遭人暗杀。纽约市警探要了爱德华个人档案，又复印了一份他的照片。警探问贺伦·哈德林谁会暗杀爱德华时，他涨红了脸，答不出话来。

随后他想了想说：

“我们做这种调查工作，严守机密是最重要的，否则

我们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

有一名警探叹了一口气。

“难道要我们给你法院的传票吗？”他问道，“过去，我们常和你的手下合作，现在也不希望大家搞成这样。”

哈德林是个胖子，他只希望回到2楼办公室。他摸摸自己的秃头，看着那些纽约警探。

“你们认为爱德华·葛佛是被人害的吗？”

警探耸耸肩。

“他摔下去，也许跳下去，或许被推下去，谁知道？没有人看到什么，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卷入。你知道，这件事我们还会继续往下查。我们先查出他是在你这家公司做事，不是吗？”

哈德林心里很快就做了决定，他没法轻易打发本地的警探们。

“好吧！”他说，“我复印一份爱德华·葛佛的照片和档案资料给你们，这样子够合作了吧！如果你们要和这儿的任何工作人员联系，珊曼莎，请你安排这些事好吗？我得去见一位客户。”

珊曼莎点点头。

她知道，每当老板说“我要去见一位客户”时，就是每周定期去他情妇那儿。

贺伦·哈德林的情妇，经常周旋在金融圈经理及主管之间。此外，她被形容为“床上特技人员”，周旋在许多名人和成功的贸易商之间，也相当不容易。遇上那些富商大贾，她更接待殷勤。

哈德林公司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警方约谈。珊曼莎召

集手下到她办公室来。起初，她要把7名调查员都找来，结果有一名生病没来，另外两名不在纽约，到外面去调查了。

4名调查员挤在她办公室时，她以平板的声调说：

“你们都听到了爱德华·葛佛遇害的消息，我知道你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警方已经通知他母亲和姐姐，等他尸体检验之后，我们全都会参加他的葬礼，不得有异议，这是命令。”

4人全垂目看着地板，在这行业中，葛佛的死是件令人难受的意外，他们都有带枪执照。可是，爱德华·葛佛身上虽佩了枪，也救不了他的命，可不是吗？想到爱德华如此惨死，他们心底都非常愤怒。

“珊曼莎，他怎么会死的，警察知道吗？”厄尼·瓦特说。

“还没搞清楚，他可能是跌倒、跳下去，或有人推他。”

“他是被推的。”提摩西·柯恩说道，他正站在打开的办公室门口。

珊曼莎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爱德华自己有辆‘积架’汽车，他一定自己驾车，除非钉梢某人，才改搭地铁，他一向都很讲究，你们是知道的。”

“他也有可能摔下去，”福瑞·伯格斯说，“只是意外。”

“绝不可能，”提摩西·柯恩说，“爱德华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不会发生意外。他也不会跳下去自杀，他太热

爱生命了。我告诉你，他是被推下去的。”

“你这么肯定，”珊曼莎气愤地说，“就跟警察这么说好了。”

“我有此打算，也许很疯狂。”

“提摩西，”珊曼莎说，“我希望能象你一样，对什么事情都那么自信就好。”

“对这件事我非常确定，”提摩西冷冷说道，“爱德华已经遇害了。珊曼莎，他正在着手调查什么案子？”

“我正为这事叫你进来。”她拍拍桌上一大叠卷宗，“我准备把爱德华接的案子，分给你们。一直到乔伊病好回来上班，再交给他，或许我们会再雇一个人，补爱德华的缺。”

“老天！”索尔·费伯叫了起来，“珊曼莎，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你还要分派工作！”

“你跟我叫苦，以为我没跟老板提过？也许爱德华死了，我们有理由要求老板多添人手。在这之前，也只有请大家多偏劳了，不要吃一顿中饭就吃掉两个小时。”

“你说我们吃顿中饭会吃掉两个小时？”提摩西不敢置信地问道，“我们中午吃个汉堡包会吃掉两个小时？”

她怒视着他，她的身材象游泳选手，肌肉象体育健将，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胸部扁平，臀部一点肉也没有，赤褐色的长发紧紧地盘梳在头顶，就象一个赤褐色的蜂窝。

珊曼莎的背景资料包括在美国陆军服役4年，在纽约市警察局服务3年，在一家私家侦探社工作两年。也许有人怀疑她是不是女人，但就没有人怀疑过她的能力。

“好，”她说，“我们先把工作分配之后，大家各自回去工作。”她开始分发卷宗。“厄尼，这是你的。福瑞，这是你的。索尔，你拿这个。提摩西，这一份留给你。”

“是，老板，”他说，“你对我可真好！”

“随你说。”她说，“待会儿警方还要分别找你们谈话，你们先不要走。”

“警方要不要复印一份这些档案？”索尔·费伯问道。

“他们会要。”珊曼莎说，“如果你们找出任何疑点，能帮助警方侦破爱德华的案子，那么尽量说出来，不要害臊。还有一点：你们的工作进度，全都落后，得快加油。完毕，回去吧！”

4个调查员走过走廊，各自回到他们小得象储藏室的办公室。

“珊曼莎是个铁娘子。”厄尼·瓦特说道，叹了一口气。

“铁拳头套在铁手套里。”提摩西·柯恩说。

同事们七嘴八舌瞎扯着。

提摩西·柯恩把爱德华的档案带回他的办公室，塞进一个黄色大袋子，把封口用胶带封紧，然后离开了办公大楼。

他知道纽约警探总会找到他，他用不着干坐在办公室等他们。

提摩西·柯恩住在百老汇一栋建筑物的阁楼。天气好的时候，他走路去上班。安步当车很悠闲，一边走一边吐着烟雾，看着纽约日渐改变的外观。

这个特别的一天，是温暖多雾的9月傍晚，天上飘浮

着几卷云朵。他一路走着，一路想着爱德华·葛佛。

爱德华并不算他特别亲密的朋友，但提摩西也没有任何走得很近的朋友。哈德林公司其他的侦探们，认为他有时严肃，有时颠狂。虽然，提摩西与人寡合，但爱德华却诚心想试着和他交朋友，他没有成功，可是提摩西·柯恩心里还是感激的。也许，爱德华看出他冷漠外表下的爱心和羞涩。

爱德华一直试着使不修边幅的提摩西多注意仪表，变得整洁漂亮一点。

“我知道你并不是没有钱，可是你住的地方象个垃圾堆，穿得象个无业游民，何苦如此呢？”

“我不喜欢去买东西。”他没提百货公司的店员胁迫他买东西，“此外，我对流行服装没有兴趣。”

“提摩西，要是我陪你去，你会买些象样的西装吗？”

“不用，我的衣服够穿了。”

其实，提摩西很欣赏爱德华·葛佛，甚至可以说是羡慕他。他看来总是充满朝气，衣履光鲜。

但是，他去陈尸间看到躺在光洁不锈钢台上的爱德华尸体时，他却全身血迹淋漓，惨不忍睹。

“不该是这样子的！”

走在路上的提摩西·柯恩突然大叫了起来，路人为之侧目，紧张地看着他。

这个华尔街的侦探个子细瘦，剽悍似鹰。他从未认真刮过胡子，所以他下颚永远是黑扎扎的胡碴；个子虽高，却驼背，走起路来，步态难看，让人想到贫苦的农夫，其实他是地道的都市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没有人认为他很英俊，可是他一笑，却有一股魅力，缺点也消失了，但却难得看到他的笑容。他肯负责任，不辞劳苦。可是天生的脾气坏，每一分钟他都等着这世界末日，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却一直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令他震惊不已。

这一天，他穿了一件宽大的黑色风衣，那件风衣旧得发皱，黑色也退成泛灰色，领口和袖口油腻腻的。头上戴了一顶旧黑皮帽子，压住那一头象稻穗一样淡赤黄色的头发。风衣里面，穿着一套黑色灯心绒西装，一双大脚上穿着笨重的黄色工作鞋。

他回到住处，正要爬楼梯走进阁楼寓所，看到朝街那扇门门锁被撬开。这几个月来，已经第3次了。

他迅速蹲下去，从足胫处掏出0.375口径的手枪，放进风衣口袋里。

这栋建筑4楼以下都是办公室。那个载货大电梯到下午6点就停了。他爬铁梯上去，一手握着枪，一手捧着黄纸袋，里面是爱德华的档案卷夹。

他一边爬楼梯，一边听着经过办公室传出的谈话声。爬到6楼，他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检查他的门锁坏了没有。好好的，没事。他住的这地方，曾经有两次被人破门而入，那是一个月前的事，小偷也没再来，再来干嘛？反正没东西可偷。

爱德华说得没错：这是个垃圾堆。

一间大房间，粉刷的墙壁都龟裂了。洗水槽、炉子、洗澡盆全一览无遗，完全暴露在视线之内。上面的喷洒系统水管全看得见，光线照下来，把屋子里的脏乱陈旧照得

原形毕露。有一格玻璃窗破了，提摩西索性用一件旧衣塞着。

地上放着一块床垫。提摩西从来没有想到要买一张床，把床垫放在床上。有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权充餐桌。一个五斗柜是他在街上发现搬回来的。墙上唯一的装饰是张石版画，画的是华盛顿经过德拉威印第安人保留地。这画是他搬来时挂在墙上的，从没动过。

他开门进去，饲养的那只叫克丽奥的猫马上跑来，它消瘦的脊背骨蹭着他的腿，咪呜咪呜叫着，令人爱怜。

“闭上你的嘴，”提摩西说，“我工作时，你都在吃。”

嘴上骂着，他却弯下身子，抓着它后颈毛皮，拎了起来。

这只猫看来经常打架，而且都打输。提摩西是在北风呼号的冬夜里发现这只猫，全身都是伤口，好几处皮毛都破了，他把这只猫抱回家，猫舔着伤口。他丢给它一片意大利腊肠，它就狼吞虎咽大吃起来了。

这是只公猫。提摩西发现这公猫去势了，他给这公猫取名为“克丽奥”，原是埃及艳后克丽奥巴特拉的简称，索性在称呼上再阉割它一次吧。再说，这猫实在太丑，这辈子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猫，至少名字诱人些也好。

他有个高度只到他腰部的小冰箱，早该报废了。提摩西打开冰箱门，看看里面有什么。有块冷的炸猪肉，硬得象石头一样。还有一罐即溶咖啡。一块干酪已经长了一层绿色的霉了。此外，还有一包未拆封五香熏制的火鸡，四罐牛肉汁，一个发软的番茄，一捆芦笋，就是这些了。

不过，在冰冻层他又找到了两个披萨饼、香肠、伏特

加酒。这很好！

他把那块冷硬的炸猪肉丢给克丽奥吃，它衔了就跑，跑到浴缸下面的空隙，躲在那儿大嚼，再没有人能夺走它的大餐。

提摩西在厨房桌旁，一张脚腿细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斟了杯伏特加。

酒喝了一半，听到有人敲门，那是他熟悉的暗号：敲两下，停一下，再敲一下。

他站了起来，走到门边打开两道门栓，开了门，珊曼莎站在门口。她穿着军用防水短大衣，腰间系着带子。

“嗨，傻瓜蛋！”她说。

“嗨，狗屎头！”他说。

10 分钟后，他俩躺在床垫上，把一切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

珊曼莎先醒了过来，7 点刚过一点。她从床垫爬了起来，尽快穿衣漱洗。找了半天，找到一条还算干净的毛巾，她嫌恶地做了一个鬼脸。再用梳子梳着头发，然后用橡皮筋和发夹把头发梳起，盘在头顶上。

她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伸手去搔提摩西的痒，他睡得真熟。

“起来，你这个懒骨头，”她大声说道，“我要回家了，但要先喝一杯咖啡。”

他咕哝着慢慢爬起床，用手掌搓搓脸，克丽奥走来嗅着他的光脚趾，被他一脚踢开。

“你先去烧水，”他用充满了睡意的声音说道，“我臭得

象山羊一样，先去冲个澡。”

她把壶灌满水放在炉子上烧开水，然后在他杯盘里找到两个杯子、碟子和火柴。看看那么脏，她嫌恶地放弃了。

“你生活得象吉普赛人。”她告诉他。

“我是吉普赛人，”他说，“如果你再抱怨，我就要下逐客令。”

她看他浴缸上面并没有冲水的莲蓬头，他用一截很长的塑料水管上面装了一个喷头，把那截水管接在水龙头上。一手拿着肥皂擦，另一手拿着水龙头冲洗，身子就站在那到处裂缝的搪瓷浴缸上，水洒得油毡地上四处都是。

他身子瘦骨嶙峋，没什么肉。皮肤不错，胳膊上有许多雀斑。腹部扁平，臀部削平。珊曼莎认为这个男人不错。

提摩西浴罢从浴缸出来，顺手抓了一条毛巾。

“真是个垃圾堆！”他自己也说。

“你该把脏衣服拿去送洗，还该有干净的毛巾和床单。买些白葡萄酒来，我喝腻了红葡萄酒。”

“是的，长官！”他说，啪地行礼致敬。“还需要香槟和鱼子酱吗？”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喝啤酒和吃意大利三明治那一类的。”

他俩坐在桌边，啜着冒热气的黑咖啡。

“珊曼莎，你有没有看过爱德华这个月来的周报表？”

“这还要问吗？一听到他的死讯，我第一个就看他这

几个月来的周报表。一切都很正常，一个字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麻烦。你要看看吗？”

“不，”他说，“你说那些报表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

她盯着他看。

“你变得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我就开始怀疑，你有什么要求？”

“今天上午，我要晚一点去办公室。”

“这是为了什么？”

“我把爱德华档案卷带回家了。”他告诉她。

“你擅自把档案从办公室带回家？你真该死！要被老板知道，你就惨了！”

“是啊，我知道，所以担心啊！总之，在警察还没有盘问我和电话铃响之前，我要赶紧把这些档案看完，所以晚一点到。”

“提摩西，你绝不能把这些档案丢了，知道吗？”

“知道，”他说，“你不反对吧？”

“我反对有用吗？”她温暖的手掌放在他的手上，“爱德华的死，你心中非常痛苦，是不是？”

他摇动着杯子里剩下的咖啡，然后一口喝完。

“不怎么对。”他仍然顽固地说。

她把皮包带子挂在肩上，拿起那件军用外套，弯下身子，抓了抓克丽奥的肋骨，那只猫高兴得呜呜叫着。

“别忘了喂她。”她说。

“不是她，”提摩西说，“我正要告诉你，他是只去势的公猫。”

“她，他，它，”珊曼莎说，“管他是什么都无所谓。”

走到门口，她转过身，朝他抬起脸。

“亲我一下。”她说。

他照做了。

她走了。提摩西关上门，闩好，再锁好。找到一包香烟，拿起来一看，空的，一根也没有了。不过，他在烟灰缸里看到两根烟蒂，垃圾筒里还有一根。此时烟瘾大得令他受不了，把那烟屁股拉拉直，点了他今天第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他被呛得厉害。

他起身替克丽奥换了水，把那块发霉的干酪丢给它，再加一片五香熏制火鸡肉。这只猫什么都吃。

摩提西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黑咖啡，坐了下来，打开爱德华的档案。

他迅速翻着，大都是些哈德林公司估价的秘密情报，由公司会计处和律师处交出的，然后给侦探们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此外，还有一些爱德华写的便笺，看着死者的笔迹，提摩西感到很反胃，就好象从电话录音机突然听到死者从坟墓中发出的声音。提摩西又点了今天早晨第2根烟屁股，慢慢地看着档案。

案子看来不觉有异，委托人是艾氏父子公司。艾氏父子公司是曼哈顿东区一家房地产公司，世代相传，历史相当久，而且声望很好，纽约市有许多优美建筑物都是这家公司建筑的。

公司现在的老板是艾萨克，快70岁了，决定退休住到棕榈海边别墅，安享晚年。

艾萨克打算把公司卖给克洛维斯公司。根据报纸杂志